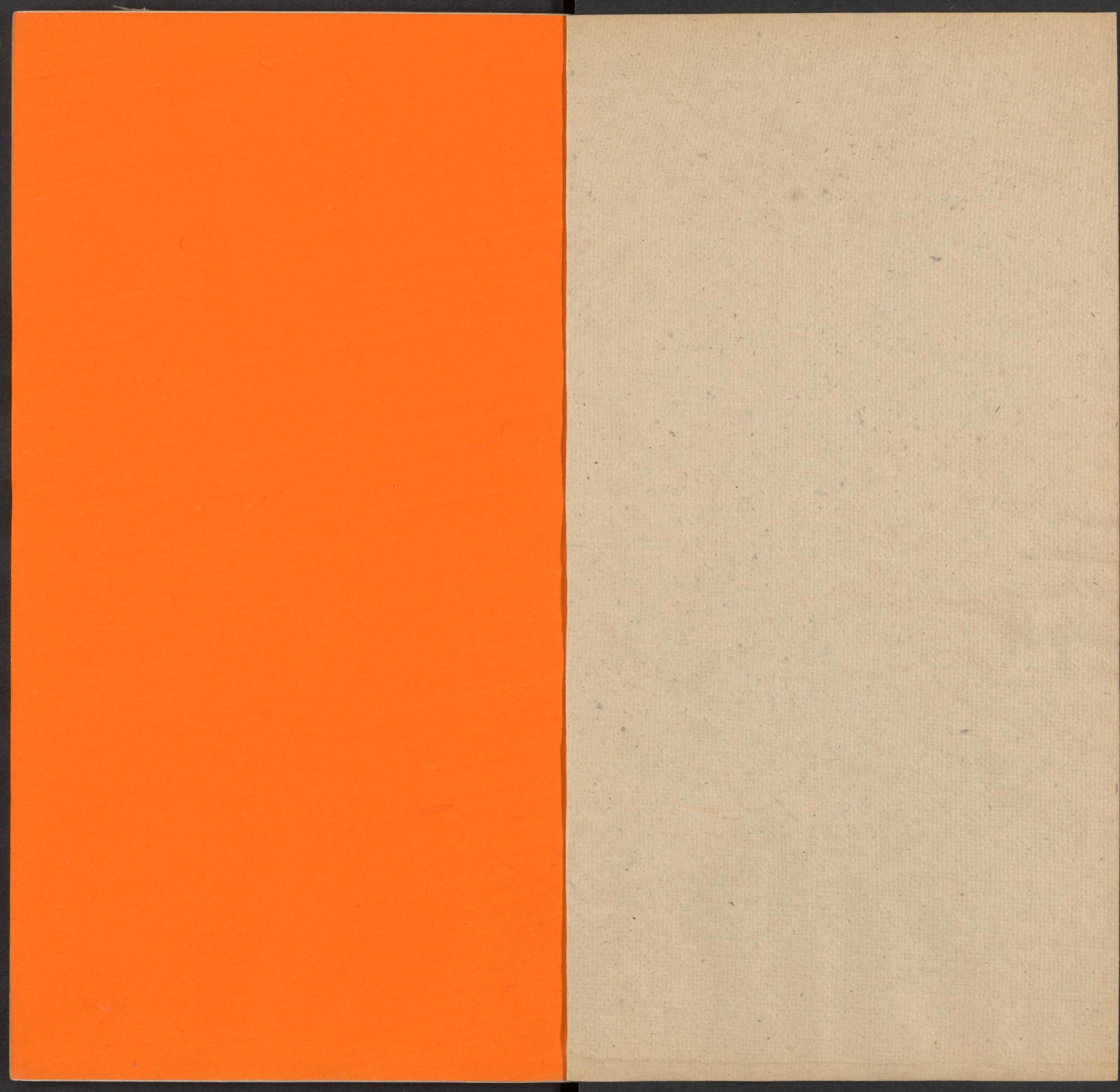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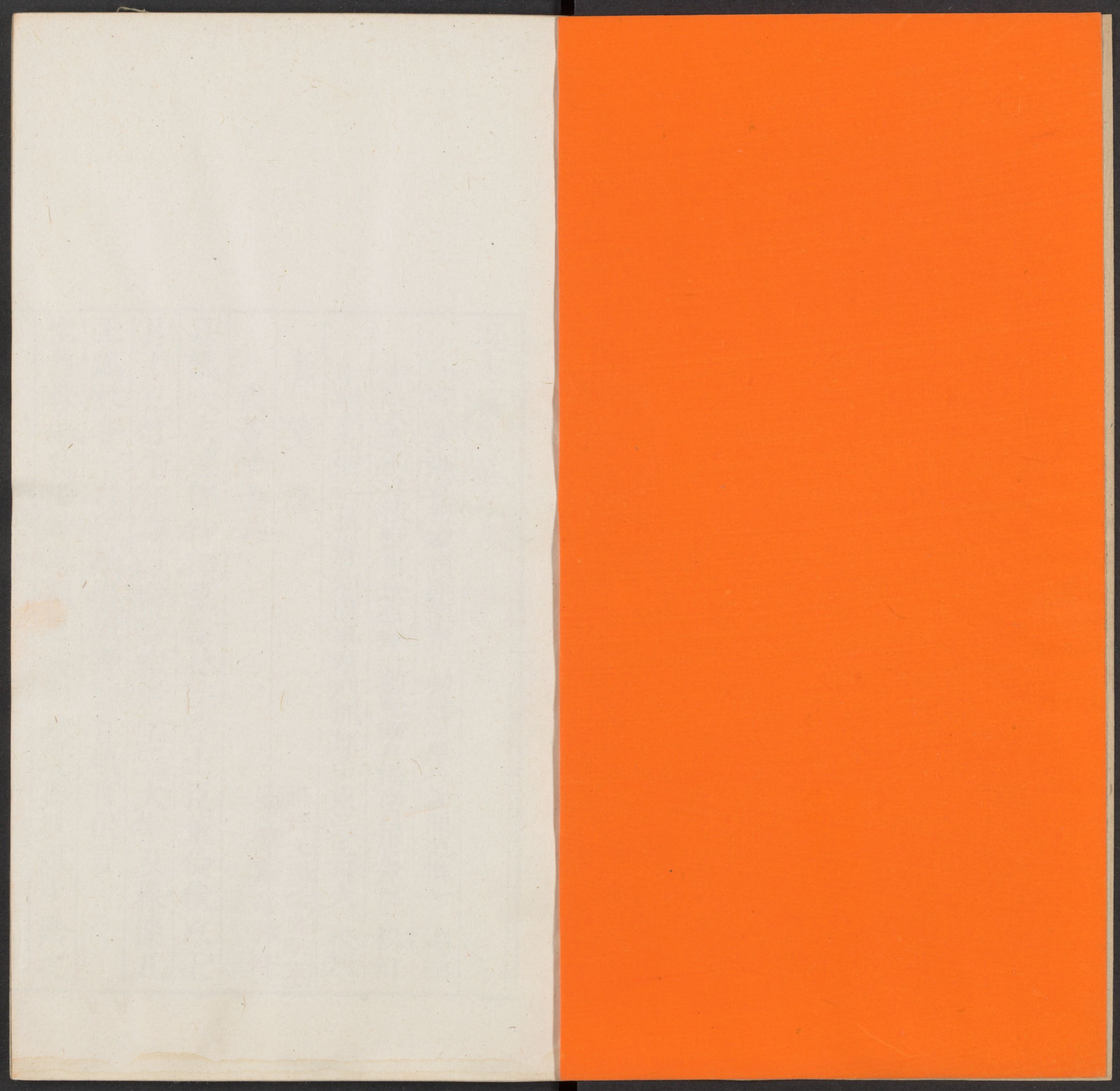


T5406/4191

2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表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
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室三大字及髹漆几
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閣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

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闕閱功勞兼乏智
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
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
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
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
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
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
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
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
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
眷益加禮文彌盛採北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
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榭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平且美愧茲
老朽乃得荷平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
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墮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

卷之九
二
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
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
而入告聖明聖壽願視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
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
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
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
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
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為無窮之盛事臣以驚下
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
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
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
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
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
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
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
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

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
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筋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
賜藥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
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為邦常收久遠之效
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
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
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
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
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為迂拙受恩受
獎最為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為報幸屬太
比自意得備直杖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
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
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闈猶玉不許厭遠就近辭旨
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牒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
文及使者始至捲卷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
輔均為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
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
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

為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為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眾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為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中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寸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為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為聖賢也故眾庶莫能比德焉自謙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藝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慶人之微在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公為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為未足致察於喜怒哀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為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
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為慚負耳林昇久
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
行書字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
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
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
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
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
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喻

此但臣祖字曰景賜易景字為師字似為盡美恭
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
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盖
聖哲之門難為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
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
二日

箋

伏以臣甲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
幸聞伯兄即拙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
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

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
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
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耄之罕存事關風俗
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
則有瓊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
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
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
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
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
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

者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
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
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
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饑羸遙
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
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
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
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
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備土貽厝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

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國事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擧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

之才臣豈敢望賜品題為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
遭世患臣逢慶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
卷傳之子孫以見寵榮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
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
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
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
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
欲炫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

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髮髯風雅
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
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
至共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
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
又出於素燭而成古人所謂書有為宵有得言有教
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
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榮嘉茂且不朽况依日月之

卷之九
未光未必邪敢于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
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開之
而後鄭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
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
凍聞 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迺至前月二十八日
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
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
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

願作今於此文感念之意屬望之厚不復敢
半日撰爲成篇第途中外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
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
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
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
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
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
皆能摹寫物狀況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尖之此而
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
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未棄於空寂造物未

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為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為何如違遠漸久畧述鄙陋不覺醜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歆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願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
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慙迂不顧衆
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
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
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為百世之光
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為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
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
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為歲寒
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
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
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
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
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
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
本誠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

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
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
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
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
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
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
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
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群緇有詩足爲
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
廷壁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

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埧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直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感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為喜况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為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此來唱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

文友為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耻過情之譽撫心感怍者已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為治國之要以詩書為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

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
江漢之滂流雲潤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衮
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旃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
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
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
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
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伏自違遠旅屨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

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
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頃忘也毛馬二使
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
同深尉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
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
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
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
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
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
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

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

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祗嶽伯奔走先後被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為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村度遭逢聖世身
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
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為太平賦士歌詠頌美以與草
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此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
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
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為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
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
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稟
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
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
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
其人今乃於殿宇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
於三才庶彙之源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
樂政教之旨無不通。洞悉靡敵之情無不察。可謂知
足以周萬物矣。服織屨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珎美則
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
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疾無告

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博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縵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未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與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
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歲之
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遙而存
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
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樵
不亦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思意懇篤

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
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
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
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
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己經世之大
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恠駭獨
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
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
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君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

事於義則師也知已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其也蓋閔斯道之不振裨得其人而明之也其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移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祠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與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聰者亦未并志一力以異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異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

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
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
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
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
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
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
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
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其奚敢讓焉近亦
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
過其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

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觀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謂於
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
志庸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孫宏廓敷揚其所傳於
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
法為求今準亦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
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
藝之籍哉執事之取其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
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
曰邑犬群吠吠所推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

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恠之爾然三代被服豈願信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恠君子之為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

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為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耻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與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雖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為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為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為尤難也齊魯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

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為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問世

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

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且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為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命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者者誇於鄉黨以為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某事者執事不以其不

肖遠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
 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取當執事之稱譽哉久
 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其也蓋與人為善期
 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勤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
 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往於天下之欲以彰明斯
 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一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
 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
 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
 許以為可與始有所主於心目趨向嗟乎執事之
 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

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
 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
 者豈必斯言為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
 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
 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入當富足
 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與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
 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
 亦以為宜然耳其心弗以為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
 士勢未足以動眾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

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
 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
 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
 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
 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
 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
 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
 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
 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其於其間獨幸
 而有遇焉其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遊京師為齒甚少為勢甚孤京師之士莫
 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為奇士及從公來此
 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
 轉告于人以為可以無愧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
 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為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
 之貴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為慄然懼而怛然不
 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
 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
 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

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
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
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
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
者東陽有葛信誠大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
恕希仁年長於誠大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
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
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
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
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

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
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
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知之所報與否
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其甚厚樂善亦甚至凡
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一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閱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
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樽解情不能已時取舊
所賦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
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

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垂濶之情綢繆怵厚宛
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
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
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
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
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
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
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齒日
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鉞砭攻治去
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身有以兼自去冬以來得疴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
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暈輒復棄去讀周易
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
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心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
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廬
於嶽麓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
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父執戟捍封疆清
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積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

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閱其
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
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
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已任乎
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
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
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各塞海內而歛其教於一
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
欲言高文知己羣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
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

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
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畧有數人相從其中極
有可喜者然知此事在人不會泯滅但無人振起之
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
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
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
之意未嘗不在德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
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
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

者其溪上之遊乎其獨將為 非 也耶前後浦江
欲奉書為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
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
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為恨不得與執事同
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為
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
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
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
已得之於胸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垂離次
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
聞其盛然固有 徵不 猶興者况相去未甚
遠其說大章為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

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

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
淳美其言猶以為憂况于今相絕萬萬哉為士者幸
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
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
職之而誰乎藝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
事為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
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
難得如此此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
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其嘗謂太史公
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
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
察之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
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
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
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
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
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
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
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
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
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

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
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
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具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
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懼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
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
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
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
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塋於
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
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
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
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

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
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
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
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
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
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
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
怨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
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
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

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
已者所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
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
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
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
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
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
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
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
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

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與相見時異惟以體平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其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官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

盡矣人持所業殊

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士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垂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圯之灾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

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 不 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湏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其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

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
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
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
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
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
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
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
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
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己治人二者而已率

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為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
 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
 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
 不為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豐豐然皆將以道德
 為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
 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
 其為其為三綱二紀其體為仁義其用以
 為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
 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
 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

有不而州里以為師為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
 是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
 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
 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
 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
 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
 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焉可不為後世慮取之道托
 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
 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
 未知之耶謂無入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

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
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
所不自期太故於道不以為至某不敢自擬於賢
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
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
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
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
為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為治如是而後可
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
其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

言也夫以其之愚而猶乎天况執事世之所稱
自以為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
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閱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自
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
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
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林自為惠甚大竊自喜慶
不能自休向者師友之道今世無復見臣教訓
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為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

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
陳說者爲友而於身無益者其衆穢惡不知
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益而後已此其之所深懼
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
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其爲能至此哉實執
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其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
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
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心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
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
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

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
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
莫窮詎知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諉以其道固有之
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
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
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據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
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
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
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
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

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為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為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而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徵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

失於開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一
人力之所能為而變更之際有所讓焉者使孔明
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有
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
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
武夫所能及也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
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
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
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
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

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
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
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
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
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
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為然不敢
遽以為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
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
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
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審謂君實學不本於
致知而成功小其始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
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
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
醜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
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
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
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

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
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
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
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
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
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
倚廬之中恐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
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
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
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

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
人之善諸孫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
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
雖知而無從教之此其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
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
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
誰望哉先人道德之與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
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
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
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

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
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
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
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
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
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
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
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益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
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
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

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請左
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
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
私竊慚忤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
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
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
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
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

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
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
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
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
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
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
畧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盡之心溢於
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
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
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瀟

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父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
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
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
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
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雖寧回始獲拜于翰林
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
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以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
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

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
爲先人不可見矣其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
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
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
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
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
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嘗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
於來世此其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違
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豕在後
而相追聞人疾呼鼎走即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詩

道者輒驚懼汗下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呼
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
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
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
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
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
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
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
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

為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夫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為學哉其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固有能勝天者

人彼庸

人者每以得失為喜戚而蒙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烟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千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其間劣非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必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

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儼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邂逅者至郡城去執事為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悶

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為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為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

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其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谷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輿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瘡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是下者例成疏濶瑄土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脩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是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

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為知經據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為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駮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為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

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
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
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
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
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
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
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
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
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

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
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
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
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情至此哉前時好
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
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適而况不及
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
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
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
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

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
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為喜足下行方志果
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
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為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
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
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為之
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
為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

莫不焯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
可惜哉僕以為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
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為人言
之苟其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
為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
窮居無異於僕言然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
不報也固宜足下為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
民多於里壤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
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

示僕其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
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勸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
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
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異行道
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况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
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
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排不自勝聞暇
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通緩者此誠足罪
也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異之豈

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
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
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乎其側指於人以
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
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
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
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
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
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
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

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壁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繫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

亮

答陳元采即王元采

僕智微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

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焚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真然守其惠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悵憤

奮激如擘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夫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誰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為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在手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

時時省察未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
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是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
告我僕亦圖可以為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
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
之求不足發持每思有得而為者更示數首其善葉
廷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
哀也望為慰其尊祖諸文為廷振而作者楚語為佳
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為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
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為失首言刻
諸墓上後請銘諸墓始終為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

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
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湮漫不知其為何時
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
亦未醇宜稍為更定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
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
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
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
以足不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為邑人師士子向服從
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

時所見遠甚憫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俛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况僕近年為疾疾所迫懼一日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為可喜者非惟不暇為亦不復為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為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

其為人其求儆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意直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其手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是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始而欲為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焉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為

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
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
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
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
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
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
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
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
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
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

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余此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
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
可不顧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
而肥矣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
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
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
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
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

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
 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
 引譽以為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筵彼之
 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為知固
 不可以為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
 日久不宜泛比眾人苟為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
 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
 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
 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
 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為小人善於其所為者為

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為君
 伊尹周公以是為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
 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為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替聖
 賢之林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乎小其天也亦甚矣
 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
 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
 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
 我是棄我以為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
 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
 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

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識可謂直矣而反覆
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為同浴
而譏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
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為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
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
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
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
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是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
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誄歌質難樂

所得於空爾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

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

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

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

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

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

之當有效所言綱目儀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瘳下疾近又

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日夕之間是以聞吾許

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
遊處相好之情江壻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
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
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
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
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耻
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
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
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

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
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
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
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踏之耶抑天賦
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
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
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
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
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

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
為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
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
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
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竒秦少游近借
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
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為然
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
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
亦未必識其真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

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
取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
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為
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
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絕次不
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
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
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
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
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

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偽欲為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為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

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為善蓋舉古間勸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與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者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異乎是以嘗為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

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
仕者為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
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
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重輕竊意如是庶乎
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
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
就亡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
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亦多矣世絕
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
而為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

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
疲其心思智力斬一聞于來世而又
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不
者繪陳疇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
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
洛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
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為文豈以此等
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為
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
新非眾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

辛官僅止此
可得豈非可
第宋末為文
家太常固未
官位亦以他
行為何事惟
奇為好哉真
事以道言之
理則可謂之
孔子之大傳

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王
 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大極通書
 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
 其古所未有謂之新語或可也然聖賢
 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
 德以為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
 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
 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
 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
 心為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衆苟不且
 悟其非

死獲益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為大深
 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
 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
 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為阿軾
 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
 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
 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為戒求古人崇大之域
 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為吾兄發之則無所
 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
 欲其專意為文辭膏肓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

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賢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選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叙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畧九篇惟鹽筍魚課未知其數其稱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畧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卷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

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
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
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
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
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
功之喪入夏來患癘下疾近又為痔所苦欲一往奠
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硬中人忽索書
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
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

遠無不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
者無措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
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
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
有相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
先令况進德近為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
紙寄下當為書去嘉猷之尊君已堊不及誌今為作
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
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

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散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觀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為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為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為贈深以為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荅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社之所在及河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為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為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為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為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敘述疇昔辭意闕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竊然如聆鸞鳳之音熾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

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况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卷之九

五

